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 第八回 屈膝負荊終成佳偶 齧臂斷袖別具賞音

章池客接到他表兄魏琢人太史的信，心中甚是驚惶，及至拆開一看，是替一個朋友托他領誥軸的，並未提及何碧珍一字，他夫婦三人才放了心。這位魏太史真度量寬宏，能忍惡辱負重的大才，將來宮保中堂恐怕都有份呢。又隔了兩三年，章池客的老翁在籍身故，他聞訃丁艱，帶了家眷奔喪回吉水原籍。這時候，正在開辦九南鐵路，奔祭事還未辦畢，就接到這鐵路公司總辦大紳的邀，請他去當辦路事紳董，他想在家無事，藉此也好混些茶水之資，就答應了。辦畢祭事料理動身，他的夫人平氏，因為本房分得一分薄薄的田園，必須親自經理經理，兒子也要送進本城的學堂，不願回到省中，勸他帶了何碧珍同去，他想家中卻也不可無人，好在省城到吉水往來還便，也就應允。到了省裡，會了總辦，又會了同事與幾位紳董及文案收支人員。紳董裡頭有一位廣陵的王夢笙太史，是他同年換帖之好，見面就說年伯的祭事，未先視臨叩奠抱歉之至，章池客也給了他贖儀。王夢笙問道：「嫂夫人可曾回來？」章池客道：「內人因要料理小兒進學堂，沒有出來，是帶了一個妾來的。」王夢笙道：「原來老弟也納了妾，大約就是京裡人，我們倒要見見。」章池客道：「卻不是京裡人，說來話長，裡頭還有一大篇文章。老弟的寶眷在省裡麼？」王夢笙笑道：「我同你一樣也是帶了一個妾。」章池客道：「老弟是幾時納的？記得你放差出京那時還沒有，大約是在上海討的了？」王夢笙道：「不是上海對的，說來也話長，這麼樣罷，我們把這裡的事弄完了，到我那裡吃飯細細的談罷。」章池客說：「也好。」又到別位同事的房間裡應酬了一陣。王夢笙也把日行事件看完，有四點多鐘，邀著章池客一起回了公館。王夢笙問道：「老哥哥的公館有了沒有？」章池客道：「沒有，現同小妾暫在棧房裡住著。」王夢笙問起他這位如夫人的來歷，章池客就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，說到那書信，王夢笙聽了道：「這信寫的真好，罵的真痛快，這位老前輩，我從小兒就不佩服，也應該如此。」

這位如嫂夫人棄暗投明，要算是一個女中豪傑。」章池客又問王夢笙的如夫人是怎麼樣的，王夢笙笑道：「我兩人真要算異曲同工，無獨有偶。」於是把他討這如夫人的緣由，細細講來。

但是，這緣由在王夢笙嘴裡講，總不如做書的說的詳細，何以呢？難道他自己做的事例說的不詳，還是王夢笙也是個喜歡遮遮掩掩的人呢？這卻不是，只因有些話，本是章池客知道的，王夢笙可以不說，看書的可不曉得，必定要做書的替他說了。

這王夢笙名鶴，老翁是做廣東鹽運使的，母親吳氏，只生這王夢笙一人，他老翁又討了一位姨娘，也生了一子名叫王鴻號夢書，比王夢笙要小到十多歲呢。王夢笙隨任讀書，請的是一位九江的名孝廉，姓謝達夫，榜名如命，據說是他老太爺五十歲才生的，所以取了這個名字。這謝孝廉只有一妻一女，人口不多，所以也就一齊接到廣東，順便叫這女兒跟著讀讀書，讀讀書。他夫人懷著他這女兒的時候，夢見人送了他一張琴，上頭有「文君」二字；後來，就生了這位小姐。謝達夫說道：「『文君』卻沒有甚麼好。」就替他起了個名字叫琴，號叫警文，卻是生的秀外慧中，伶俐異常。王夢笙的母親吳夫人看見甚為鐘愛，認了他做乾女兒，可憐他九歲上，他母親就染了廣東的癩子症死了。謝達夫還沒有得子，吳氏夫人就把自己用的一個丫頭叫喜珍的，送了這謝先生。過了一年多些，居然生了一個兒子。這謝先生的教法最好，講書能達言外之意，不拘泥於章句成法，學生所不能懂的地方就略而不講，而且循循善誘，使學生樂於親近，絕無那種師嚴道事，拒人千里的神氣。這王夢笙卻也天資聰穎，舉一可以反三。十四五歲筆下就狠有可觀，一位梅學台看見他的寫稿甚為賞識，就把他的女兒讓與許字與他。梅學台是南京人，任滿之後請假回家。這年王夢笙十八歲了，因為秋間卻逢恩科，他老翁就替他捐了監，托謝先生帶他回江西應試，順便完姻，吳夫人也一同回家替兒子料理喜事。

謝先生也就帶著如君兒女，扶著他夫人的靈柩一齊動身。這科王夢笙就中了，舉榜後到南京贅了婿。這位梅氏讓卿既美且賢，吳氏夫人見了甚為歡喜。王夢笙十九歲上就聯捷點了庶常，第二年就留了館，二十二歲就放了湖南副主考，真是少年科第，一帆風順。誰知放榜之後，就接到廣東電報，他老翁在任病故，他就托湖南擾台替他奏報丁艱，由海道奔喪到廣東，扶了老翁靈柩，帶了庶如兄弟一起回家守制。二十七個月服滿之後；吳氏老太太因為家道狠可過得，那時正是新舊兩黨互相爭競的時候，恐他年輕的人出去容易買禍，就不准他進京起復。他在家奉著慈母，伴著嬌妻，有時課課弱弟。梅氏夫人也連舉兩子，大的已能讓梨覓棗，倒也極盡家庭之樂。這年，他這位業師謝達夫，忽然奉委來此廣陵教官，他們得信喜歡非常，打聽謝達夫到了任，王夢笙就趕緊來見先生，先生一見這位高足，也甚歡悅，問了老太太的安。王夢笙問道：「先生家眷想已同來，可曾再添世弟？」謝達夫道：「家眷是同來的，前年又得了一子。」王夢笙又問世妹可曾完姻，謝達夫聽了這話，就慘然道：「唉！不要說了，我回家之後，過了兩年，有一位新秀才叫歐陽哲軒的，比你世妹大兩歲，生得極為聰秀，筆下也極好，不過父母俱故，家道寒些。朋友來提親，我就答應了。這年就入贅過來，那如不到兩月竟爾夭折，你世妹已孀居三年了，他婆家也沒有甚麼人，現在還是跟我過著，你想可憐不可憐呢？」

王夢笙只得拿話寬慰了兩句，就請見見，並要見見喜姨、太太同兩位世弟，謝達夫皆叫出來見了。只見這世妹比那小時更加嬌豔，春山鎖翠，秋水橫波，穿著一身縞素衣裳，尤為光彩奪目。不覺得竟看出了神，因為先生在坐也只得收視返聽。談了些家常，說家母明天就要來接過去玩玩，謝達夫也說，本也就要過來替乾娘請安。談了半天，王夢笙回去告訴了老太太，談這警文世妹竟守了寡。吳氏老太太也覺得可憐。第二天，就叫打轎子，把謝小姐同喜姨娘一起接了過來見過面，自然有許多憐惜安慰的話，以後也就常來常住。這警文小姐有時也就住在王家，同這梅讓卿更加莫逆，兩人結了姊妹。王夢笙本是從小見慣，同窗共研的人，也就不時親近，那警文小姐倒也沒有那種躲躲藏藏的小家習氣，不過總是談論些文調，講說些時事，卻不敢一語及於押襲，有時王夢笙也在那蘊藉的談風裡頭，寫著點愛憐的密意，那警文小姐也似解非解、似答非答的說上兩句，那種機鋒全在若即若離之間。

看書的諸位，天下的「色」共有好幾種，大約那實事之外更無拿情的，最為下等，那事前則撫摩挑逗，事後則偎倚依戀的，其神趣已不專在實事之時，這也算是中等。獨有這種含意不伸，幽懷難寫的，說他是無情，卻有無限的然倒纏綿，在那語言眉目之外，說他是有情，又有一種端莊大雅在那起居言動之間，叫人親又不能親，放又放不下，那些小說書上就說，這種是情而不淫的了，不知這一種人卻是上等之色。請到極處，亦淫到極處。比那見面就為事，完事就無情者相去懸殊，就比那必須親沾色澤，鐵掛片冠，然後令人動心的，也覺得一個當須憑實，一個全在摩空了。碰到這種人，在那羣男莽漢，他本不能領略倒也沒甚要緊。若是慧業文人，鍾情才子，真要被他將魂魄攝去，做那腳壘上的孫子夢呢。所以，有一部筆記說，這一種叫做銷魂獄。這個名目真真不錯，這王夢笙碰著這謝警文可就進了銷魂獄了。因憐成愛、因愛成癡竟弄得夢魂顛倒，茶飯不思，說他病又沒病，說他不病又似有玻他這位梅氏夫人看出幾分，問他道：「你到底覺得怎麼？」他總賴說：「並不怎麼。」再隔幾天，更加甚了，竟會一個人坐在那裡不言不語的，出上半天神。見了那謝警文倒也是呆呆的，並不像從前的有說有笑。梅氏夫人雖不敢告訴人，心中卻十分著急，晚上再四盤問並且說道：「無論有甚麼心事，你告訴了我，總替你想法子做成功。」他才似乎有點醒悟說道：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的，自從見了這謝警文，這心裡就放不下，我也明曉得這事萬做不到，時常自己抑制自己，但是不能自主。這兩天覺得這個心竟變了個靈飄飄的，也不知道在我身上不在，也不知道在他身上不在？」梅讓卿道：「我早已看出來了，我說有法子想，必須遂了你的願，才算我做成這個讓字呢。」王夢笙望他連連作揖道：「但是想甚麼法子呢？」梅讓卿沉吟了一會，笑道：「有了，下個月不是老太太的生日篤？你可唱天戲。」

附著耳朵道：「就如如此如此罷，到那時你可要放出本事來，我可不能來幫你。」王笙聽了，心中大喜，那似癡非癡的病，也就好了。這吳氏老太太是九月十六的生日，這天王夢笙定要做壽唱戲，老太太想兒子也是個翰林家裡，有的是錢，做做壽也不妨，也就答應。這天府中文武無一個不來應酬，男女親友來祝壽的真不少。那謝小姐同喜姨太太自然也來了，到了晚席散後，謝家派人來

接梅氏夫人，定見不放謝小姐回去，說今天雖然還有兩位本家小姐在一塊住，我們就姊妹同牀罷。喜姨娘也說小姐就在一塊看看，我是有這小少爺不能不回去。謝警文也就答應了，那喜姨娘先道謝回家。到了十點鐘，客已散盡，老太太興致甚好，同著謝警文、梅讓卿，還有兩位本家小姐，那位老姨太太又舒舒服服的看了兩出方命歌鑼。梅讓卿伺候老太太安睡，同著謝警文到自己房裡，又吃了兩杯酒，然後解衣安睡。約有一刻工夫，聽謝警文微有呼吸之聲，連忙輕輕的起來用了拔趙幟易漢幟的法子，換了王夢笙上牀，他卻躲到套房裡去睡。這王夢笙已把外頭衣服脫了，只穿著緊身小衣，掀開了香衾看，這謝警文嬌眸雙合，媚靨微豔，真如著兩海棠。輕輕的把他中衣褪了一半，映著燈光看那粉臂雪股，十分醉心，正在細細賞鑒，準備著真個銷魂。不想那指尖兒微微碰了一碰他腿上的玉肌，竟把這天人驚醒，翻身坐起，見是王夢笙，登時柳眉倒豎，杏眼含嗔，就有個要高聲喊叫的意思。嚇得這王夢笙連忙爬起，跪在牀前，那謝警文本來要喊，因想這時候已交四更，在他家裡鬧了起來又怎麼樣呢？而且這位老太太平日相待甚厚，計算他辛苦了一天，剛剛睡著，驚動了他似乎過意不過，就忍住了沒有喊出來。看這王夢笙筆直的跪在牀前，謝警文披了小襖，指著他罵道：「你這禽獸拿我當甚麼人看待？要來污我的名節，你仗著你是個翰林有錢有勢，欺負我貧家孀婦，明兒倒同你去評理看。」一手在牀面前條桌上取了水煙袋吸著了，嘴裡千禽獸萬禽獸不住的罵，到桌頭上就拿著火煤子在王夢笙頭頂上燒，可憐這王夢笙也不敢回嘴。那謝警文燒的手勢雖不重，到底有些疼也只忍著，不但不敢動並且不敢哼，竟為木雞一般，聽這謝警文數說一回燒一回，總是甘心忍受足足有一個時辰。聽見轉了五更，這謝警文見罵也罵不出個所以然，燒也燒不出個所以然，也就漸漸的有點倦意，把水煙袋望桌上一放，有個星眼微合、玉客無主的光景。

看書的諸位可曉得，這婦人家夜間動了氣，你若在他那氣頭上同他搶駁，他的肝火越說越旺，竟要鬧到不可收拾。若讓一人數說，他那火出盡了，到了這四五更之際，自然就覺得嬌情不勝，而且這肝火既下，那慾火不由自升，就有一縷媚情從丹田直達胸膈臉上，就現出一種春情倦態，無論他貞淑淑女，只要是有些點性靈的，到這時候，總有這番光景。這時候就同那花炮信子已燥，點的得法就會響的，諸位要不信，請在自己嬌妻愛妾面前想法子試驗試驗，用心去體會體會，就知我做書的所說不錯了。這位王夢笙是憐香惜玉的慣家哪有看不出的呢。曉得這時候，機不可失，轉禍為福就在此時，就低低的說道：「唉，今天呢，實在怪我不好，唐突了妹妹，罪該萬死。」

謝警文道：「不怪你還怪誰？明兒再同你算帳！」王夢笙道：「我呢，是曉得罪無可辭，無論拿我怎樣，我也是應該具受的。但是，我替妹妹想你怎麼呢？」謝警文道：「我有甚麼怎麼？」王夢笙道：「我是三更多天進這房裡，到這時候已有兩個更次，房裡只有我同妹妹兩人，我跪在牀前下，妹妹坐在牀上，原是規規矩矩的，然而，沒有別人看見，明兒妹妹鬧了出來，我呢自然是聲名掃地，咎由自取還說甚麼，妹妹難道好逢人輒訴麼？就是說了，人家要不信，瞎造謠言又待如何？」

謝警文道：「那也是你害我的。」王夢笙道：「害呢，原是我害的，我也無可辯，但是妹妹擔了一個空名，若是未出閣的閨秀尚可一試，守宮現在是無憑據的了。」謝警文聽著，不覺下了兩點珠淚說道：「你真害得我苦，叫我怎麼辦呢？」王夢笙知道有點轉機，忙又說道：「我也曉得妹妹是玉潔冰清，原不敢以非禮之事冒昧相待，不過因見妹妹這般的慧性韶年，為這草草短緣拘守著，遂爾孤寂終身，斷送了這天生美質，實在可憐可惜，日日如此著想，這魂靈兒竟不知到那裡去了？前幾天的精神，妹妹也應該看見，後來梅讓卿見我這似癡非癡的樣子，覺得不好，要想救我的性命，才出此下策。現在，妹妹明天嚷出來，我的性命自然是沒有了，明天就不嚷出來，我的命也總是活不成，然而，我因妹妹而死，我死的甚是情願，再沒有一絲怨言的。不過我死之後，望妹妹看顧我的娘，不時來替我的娘解解悶，那我在九泉之下，也就感激不盡。」說著眼睛裡掉下淚來，那謝警文眼睛裡也不覺下淚，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唉，你不曉得是我那一世的冤家，你起來罷，我明天不說就是了。」

王夢笙這時候倒又放起刁來說：「妹妹不拉我一拉，我一世也不起來。」謝警文也只得用手來拉，他就趁勢爬上了牀。那曉得跪在地下的時候，心是提著的，倒不覺得冷，到了牀上，心朝下一放，這深秋的天氣，只穿了一身緊身褂褲，怎麼禁得住的呢？倒發起顫來了。謝警文不由的生了憐惜之心，將他摟了過來說道：「我也是前生造的孽，所以我母親生我的時候，夢見卓父君，這回真要做卓文君了，只好聽你罷。但是，以後如何呢？」王夢笙連忙說道：「以後無論如何，總與妹妹白頭相守，好在讓卿同妹妹也是好姊妹，我萬一要負了妹妹，叫我死無葬身之地。」說到這裡，謝警文就拿那纖纖玉手掩了他的嘴說：「不准亂說。」兩人就同人驚。可憐謝警文三年清譽，就斷送在這一宵被底。這王夢笙雖然受了半夜的折磨，卻得了無限的樂趣，在枕頭上謝警文撫著他頸上的癢痕，低低的問道：「燙的你不疼麼？」王夢笙道：「妹妹下的手本輕，就是再重些，我只知道愛妹妹，也斷不會覺得疼的，不信妹妹再燒燒看。」謝警文笑了，說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是沒得說的。」天下愈難得的事，愈覺快心。這時候，這兩人真是苦盡甘來，此憐彼愛，比那輕易成就的更增出無限興趣。不一時，兩人倦極同入甜甜，那謝警文夢回鴛枕，已過辰牌。梅讓卿輕輕走來，揭開帳子，微微一笑，謝警文羞的無地可容，只說得一句：「姊姊你害得我苦。」梅讓卿不敢拿他開心，連忙說道：「都怪我，不是我因為要救他的性命，又捨不得將來與妹妹分離，才出此冒昧之計，總望妹妹海涵一切在我身上。」謝警文道：「我現在還有甚麼說呢？只望姊妹弄得圓滿，不要使我輕失此身，沒得下梢就是了。」說著，推醒王夢笙說：「還不起來，虧你好意思。」王夢笙睜眼，看見兩人真有要伏而慚訟的光景，連忙起身，謝警文同梅讓卿商量說：「怎麼辦呢？」梅讓卿道：「你再住兩天，我自己去求先生，把先生那邊求妥，這邊老太太我看更容易些。」謝警文道：「我此刻是沒有法子的了，聽你們把我怎樣就怎樣罷。」兩人當堂理妝，收拾完畢，同去請老太太的安，王夢笙也出去謝客。這天晚上，還是反客為主，還是如姜肱大被鼎足而眠，也就不待而知。

過了兩天，梅讓卿同謝警文商量，叫他先回家去，卻不必說甚麼。梅讓卿隔了一刻，也坐了轎子過來謝壽，在警父同喜姨娘房裡坐了一會，打聽謝達夫的簽押房裡無人，梅讓卿本是見慣的，就走了過來，見著謝達夫深深自責，跪著不起來，說道：「先生，門生媳婦做了一件無法無天的事，要求先生責罰。」

謝達夫道：「甚麼事，你起來再說。」梅讓卿道：「這件事實都是在都是門生媳婦一個人的錯，要求先生寬恕了，並且要求先生答應了門生媳婦才敢起來。」謝達夫被他弄的沒法，又不好攙他，只好站著說道：「甚麼事呢？你且說罷。」這遭梅讓卿才把王夢笙見警文怎樣發癡得病，他自己怎樣怕將來與妹妹分離，用計使他兩人成了好事的話，委委婉婉的說了一遍，並說道：「我梅讓卿情願以嫡位相讓，自居造室，總要先生允了，才能完全這一重缺陷。」謝達夫聽了，本來也有些氣，然而木已成舟，即使翻起臉來，壞了學生的功名也補不了女兒的名譽，那又何苦呢？況寡婦改嫁，漢唐以來，多少名人皆不以為異，只有南宋之後，那些迂儒好為矯激，才弄成這個世風，也不知冤冤枉枉的害了多少性命。我又何苦蹈他們的圈套，斷送這一雙兒女，叫人家說是頭巾氣呢？再則，自己家道本寒，女兒夫家又沒有人，將來也不是個了局，不如就此完全了他們罷。沉吟了一下說道：「事體既已如此，只要是你三人情願，我也不去講那些道學話，你可得要同你老太太講妥，名分倒也不拘，總沒有僭你的道理。」這梅讓卿連忙磕頭謝了，起來跑到謝警文房裡，拉了警文說：「我已經說妥當了，你得同我去見你爹爹。」謝警文只得忍著羞，同梅讓卿走到老翁的簽押房裡，跪了下去，一言不發，謝達夫倒也捨不得說他甚麼，只說道：「你們的事，你姊姊已都同我說過，大約也是你們前世的緣分，本來你娘當日夢見卓文君生你的，我心裡就覺得不好，為今可都應了。你且起去同你姊姊商量商量，怎麼辦法罷。」謝警文磕了一個頭起來，同梅讓卿回到房裡。梅讓卿又坐了一刻，上了轎，順便到幾處親戚本家那裡去謝了壽。回到家裡，把這事細細的同吳氏老太太說了，總把錯處認在自己身上。老太太一邊是愛子，一邊是乾女，又不是那種不通情理的古板人，自然無甚不可，就說道：「這孩子真是胡鬧，可難得你這麼賢慧。」

既然謝先生答應了，就這麼辦罷。你們就姊妹相稱，也不必分甚麼嫡庶。」說著，就叫人去喊王夢笙。不一會，王夢笙進來，梅讓卿先向他說道：「你的事我已經求娘恩允了，你快過來謝謝。」王夢笙趕緊在老太太面前跪下，老太太道：「你也是個讀書明理的人，怎麼做出這些糊塗事來。現在看你媳婦面上，替你們成就這事，你以後可得要好好的愛你這媳婦，不可稍有偏袒。」王夢

笙連連應著，磕頭謝了，起來停了一刻，同著梅讓卿回房。到了房裡，王夢笙望著梅讓柳撲通跪下，梅讓卿連忙去拉，已在那石榴裳下至誠誠的磕了三個頭。晚上又細問梅讓柳，怎樣同先生說的，梅讓卿一一同他說了，他真是歡感不盡，應該如何加功謝這媒人，請諸位替他想想看。

次日，梅讓卿又到謝先生這邊來說是奉了婆婆之命過來求親的，謝達夫也就答應，說道：「這事呢，原無甚麼不可，但是聽耳倍目的人，那裡曉得甚麼道理，倒反要造言生事，不如掩避些，不必鋪張，就用轎子抬了過去。至於你們將來怎麼稱呼，怎麼相處，悉聽你們，我也不管。」梅讓卿一一答應，回來告知吳氏老太太，就照著謝先生的話辦。挑了日子，也不驚動親友，用一乘蘭呢四轎接了過來，到門之後，也還是掛燈結綵，吹打放炮，同著王夢笙拜了堂，謁了廟，雙雙的磕了老太太的頭，同老姨太太王夢笙也見了禮。謝警文卻定請梅讓卿立著受了半禮，老太太就吩咐，以後梅氏叫太太，謝氏叫二太太。

第二天，王夢笙也穿了衣帽到謝達夫那裡謝了親。吳氏老太太又請謝達夫同著喜姨娘，帶著兩個小少爺，過來吃了會親酒。從此，一夫兩婦快樂非常。

後來，鐵路公司請王夢笙去當紳董，梅讓卿要在家侍奉婆婆，就叫他帶了謝警文到剩這天，王夢笙把這一段緣由細細的同章池客談了，連那一夜跪著，聽燒聽罵的情形，都沒有絲毫諱飾。這就是他們兩人的好心處，雖然是蕩檢論閒，卻不失為光明磊落。王夢笙就邀章池客搬來同住，章池客也允了。第二天，就搬過來。謝警文見了何碧珍，也甚投契。這時，鐵路公司方在初開，事體不多。我們中國向來遇到開辦一事，總先安置了多少人，為在以天下之利養天下之人，也未嘗不有個道理在內。這天，兩人無事，各帶著一位如夫人同去逛百花海。

看那殘花在沼絲柳成蔭風景，也頗不錯，玩了一會，正要回去，忽然碰著一位客，同王夢笙招呼道：「夢翁那裡去？」又問：「這位尊姓？」王夢笙代答了，章池客也回敬請教。原來，這位就是那年在上海同增朗之、范星圃他們聚會的葉勉湖，他已過了道班，現當著江西省銷的差使，同王夢笙是很熟的。葉勉湖說道：「兩位不要走，停回同到我那裡看戲，今兒有我們家鄉帶來的熊掌、鹿筋呢。」王夢笙曉得他的烹調最精，他那公館裡常唱戲，那戲台也收拾的絕好，心裡也頗願意去，卻說道：「我們都有內眷同來的，怎麼去呢？」葉勉湖道：「讓他們先回去，兩位只至晚點回去，唱一出滾燈也就完了。」

王夢笙同章池客只好吩咐家人，送二太太回去。近來章池客的這位何氏夫人，也援著謝警文的成案改了稱呼了。章王兩人同著葉勉湖又逛了一刻，就一齊到葉公館，不多時，客已來齊，有南昌府的亨太尊，新達啟的華大令，派辦處兼軍機所提調全太尊，這全太尊，就是那做吉安府的全似薦。還有他本局的幾位委員，及書啟帳房師，即共坐了兩桌。五點鐘開鑼，唱了兩出，只見一個穿出煙銀紡綢衫夾紗背心、繡花薄底鑲鞋，留著全發的小旦，走了進來，年紀約有十八九歲，生得眉清日媚，齒白唇紅，走到兩席面前，遍請了安。葉勉湖拉著他手道：「豔香，你怎麼這時候才來？七姨太太等了你半天，快些進去妝粉罷。」豔香說：「我今天起來遲了些。」說著就走到點房裡去。這葉勉湖的七姨太太，就是從前賈端甫賞識的那個雙珍。葉勉湖在秦淮時討他也有四五年了。看見豔香進來，就說道：「你怎麼來的這麼遲？把人家眼睛都盼穿了。」豔香趕緊走近兩步，靠著膝前請了個安道：「勞姨太太久等，真對不住。」

七姨太太就拉著他手說：「你坐著罷，不早了，我來替你梳頭。」桌上妝具已經擺好，趁著丫頭出去泡茶，兩人臉靠臉的照著鏡子，親熱了一會。然後替他把頭髮打開，慢慢的替他梳好頭，拿自己的珍珠輕鑲玉發花別子替他插好。豔香卻自己洗了臉，撲了粉，微微的點了點胭脂。七姨太太開了衣櫥，拿自己的衣服與他穿，豔香說：「今天排的戲裡頭有出廟會，是要解懷的，連兜小衫都要呢。」七姨太太就拿了一個京城裡帶出來，一面紅紗，一面夾層裡畫著青蛇的兜肚與他帶，豔香脫了衣裳，露出一身雪白粉嫩的肌膚，七姨太太親手替他把這兜肚結好，他就穿了這七姨太太的貼身小衫，坐到七姨太太的牀上，套了七姨太太的一條紡綢鑲腳的褲子，裝了蹻。然後加了外衣，收拾停當，照了照鏡子，戴上七姨太太的耳環，望著七姨太太說道：「我就要上台，你就來看罷。」七姨太太笑著應了，帶了一個小丫頭，走到廳旁邊一間小書房裡去看，這是他向來看慣的地方，葉大人特為替他收拾出來的。豔香走到花廳，真是一個婷婷裊裊的佳人。不知道的，幾乎當作葉大人的姨太太出來了，又在葉勉湖身邊坐了一坐，然後上台。這裡開席，又叫了幾個檔子班的倌人陪酒。豔香先唱了一出崑曲的「偷詩」，做到那潘必正掀開帳子看他那杏眸嬌合，蓮瓣斜倚，潘必輕輕抱起腰肢，真令人心馳目眩。隔了兩出，又喝「廟會」，解開衣襟露出了紅紗兜肚，映著那雪白胸膛，任著那迎三公子摩挲雙乳，看的人皆羨這小生幾身修到。那南昌府亨太尊，笑著向他那相好倌人玉仙道：「比你的不曉得如何？」玉仙把他打了一下，又低低的說道：「你也去摩一摩看好不好。」亨太尊就伸手來摩玉仙的說：「先摩摩你的看。」玉仙連忙推開他的手，又低低的笑著說道：「我的你還沒有摩夠麼？你去摩摩他的，就曉得了。」不一時，豔香下台，仍在葉大人身邊坐著。

等到那笙歌歸別院、燈火下樓台的時候，眾人都已各歸府第。

這豔香是否就住在葉大人的上房裡頭，那就不得而知。

葉勉湖本是富豪，又當闊差，不時邀了親王過去選舞微歌，賭花論酒，往來甚歡。又過了兩個多月，有一天傍晚，王夢笙、章池客打公司回家，同著兩位如君坐在一處閒談，忽然接到葉勉湖一個條子，說是今日擬為豔香除樂籍列入金釵，務乞兩君速臨商酌。此一篇花樣翻新的文字，亨波如太尊亦在坐，望即命駕勿卻為幸。兩人看了說道：「消除樂籍呢，倒也常見，至於列入金釵，可是從未聽見過的。我兩人生平的事，已經要算出奇出格的了，若像這樣新鮮文章真是聞所未聞，倒不得不去領教領教呢。」兩位如夫人也說這事真正稀奇，你們去了回來細細的講與我們聽罷。諸位要知其詳，請等他兩位回來告訴他姨太太的時候，讓做書的去聽他一聽，演說出來便知道了。